

鬼魔的時代

魏何
斯欣
特著
譯

小說叢刊之七十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再版

小說叢刊之十七

魔鬼的代言人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魏 斯 特
譯者：何 欣
發行者：鄭 聖 冲
出版者：光 啓 出 版 社
(400)臺中市忠孝路197號
郵政劃撥：中20479號
經售處：臺灣各大書局
承印者：華成印刷廠有限公司
(400)臺中市平等街122號
定價：N. T. \$ 30.00

本社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084號

40240

七十之刊叢說小

人言代的鬼魔

著 特 斯 魏

譯 欣 何

聖的主天爲有下底壇祭在見看我

。魂靈的人之殺被，證見做言

(節九第章六第錄示啓)

NOVELS SERIES NO. 17

THE DEVIL'S ADVOCATE

By Morris L. West

Translated by Ho Hsin

" I saw under the altar the souls
of them that were slain for the word
of God and for the testimony when they
held."

Apocalypse VI 9.

譯者前言

這本小說在美國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出版的，出版之後即成爲美國最暢銷小說之一。當然商業上的成功不是衡量一本小說的藝術價值的尺度，許多暢銷書於轟動一時之後，便被丟棄一旁，沒有人想再去重讀它；也有許多藝術價值極高的書，因爲曲高和寡，根本沒有銷路。最好的小說當然是既爲廣大讀者羣所喜愛，而在藝術上也有永存的價值。無疑，這本小說是屬第三類的。它是一部能令人全神貫注的小說，因爲它很適當地處理了一個偉大的主題——關於人類之愛與智慧的主題，它有優美的風格，有一部好小說所具備的一切因素：神秘，懸疑。作者有敏銳的觀察力，有詩的才華，所以他對意大利南部窮鄉僻壤的人物刻畫得非常感動人，而每個句子寫得都使人讀了不禁爲之狂喜。最重要的是他的討論神學問題，罪與贖罪的問題，在這方面，批評家們稱他是英國葛拉姆·葛林後最優秀的小說家。

關於本書作者，我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澳大利亞人，是位虔誠的天主教教友。他曾遊歷意大利、英國、奧國和美國，經常住在雪梨。

3

這本書的節譯本曾在林海音女士主編的「聯合副刊」上連載過。翻譯這本書，就是她介紹的。不過爲了適合副刊的性質，那個節譯本偏重於故事中主角吉科摩·奈倫尼的事蹟，所

以只譯了原書的三分之二不到。且東刪西節，弄得支離破碎，原書的完美便無法保存了。

今年二月初，張秀亞女士來信告訴我，光啓出版社打算印這本書，當然這是個令我很高興的消息。於是同朱勵德神父聯繫後，便開始修改和補譯的工作。但在補譯先前被刪除的部分時，我覺得自己的能力實不足以傳譯出原書的優美。在翻譯的時候，我又重讀張秀亞女士所譯法國聖女德蘭著之「回憶錄」，相較之下，我的譯文實在太拙笨了。當然，那本動人的「回憶錄」原著比這本小說更優美動人，但我相信，這本小說如由那本「回憶錄」的譯者來譯，就會更傳神更動人了。

我之能譯完這本書，和它之能以書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我不能不特別感謝林海音女士，張秀亞女士和光啓出版社的負責者朱勵德神父。

魔鬼的代言人

目 錄

第一章·····	七
第二章·····	三一
第三章·····	六〇
第四章·····	八一
第五章·····	一〇四
第六章·····	一二五
第七章·····	一四五
第八章·····	一七二
第九章·····	一九七
第十章·····	二二〇
第十一章·····	二五二

何魏
斯欣特
譯著

第十二章.....	二七九
第十三章.....	三〇六
第十四章.....	三四三
第十五章.....	三六一

第一章

他的職業是使別人準備迎接死亡；但對自己的死亡却毫無準備，使他深為驚愕。

他是個明白事理的人，理智告訴他說一個人人生下來的時候，死亡的判決就寫在他的掌心了；他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罕為感情所動，不為嚴格紀律所苦，但他第一個衝動便是堅信永生不朽的幻想。

在事前絲毫未能預料到的時刻，死神的臉被蒙起，手被藏起，悄然而來，這是死亡的一種莊嚴禮儀。他應該慢慢地輕輕走來——像他的兄弟睡眠那樣，或是疾速而猛烈地來臨，像愛情的行動的消耗那樣，這樣屈服於死神時，或是寧靜的片刻，或是高度滿足的瞬息，而不是靈肉分離的痛苦掙扎。

死亡的禮儀。這是人們模模糊糊希望的東西，是人們祈禱以求得的東西——如果他們樂於祈禱，當他們知道得不到的時候，又感到極端痛苦的遺憾。布萊斯·麥迪斯(Blaise Mereditih)現在就在深感遺憾，他坐在春日的陽光下，凝望着慢慢飛行的人字形雁群，草地上的情侶，縛繫着的獅子狗在主人飄動的裙邊沿途連跑帶跳。

在這些生命中間——欣欣向榮的青草，流着新汁液的樹木，迎風搖曳的番紅花和水仙，

青年人懶洋洋的愛的嬉戲，年長的散步者的生命力——只有他似乎是注定要死了。那紙判決令的急迫和最後裁決是不會引起誤解的。命運的判決不是寫在掌上，而是有目共睹地寫在一片方形的透視底片上，那兒一小塊灰色的模糊不清的點子，寫出了他的判決文。

「癌腫！」外科醫生的短粗手指在那灰點子的中間停了一下，然後向外移而勾出瘍腫擴散的部分。「長得很慢，但已無法治療了。我看見過太多的癌症，所以這次的診斷絕對不會錯。」

當他望着那半透明的底片和在上面慢慢移動的刀形的手指時，布萊斯·麥迪斯對這一情勢的諷刺，感到一陣驚異不安。他一生的事業是讓別人勇敢地面對真理，面對使他們苦惱的罪，面對使他們變得卑賤的貪慾，面對使他們變得渺小的愚蠢言行。現在他正注視着自己腸內的一小塊惡性毒瘤，它像曼陀羅華的根一樣，在蔓延，在生長，向毀滅他的日子伸延去。

他非常寧靜地問：「能開刀嗎？」

外科醫生關掉了映照底片後邊的電燈，那灰色的死亡的點子也消失在一片模糊中了；之後他坐下，移動一下桌燈，這樣，他自己的臉隱在暗影中，而那病人的臉上盡是燈光，照得它像是博物館中的一個大理石雕刻的人頭。

麥迪斯注意到那個小小的裝置，也懂得它。他們兩個都是專家。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各別

職業範圍內處理人這種「動物」。每個人都必須保持着一種臨床的超然態度，否則他就會浪費自己太多的精神，而和病人一樣虛弱，一樣憂懼了。

外科醫生在椅中往後一仰，拿起一把裁紙刀，他持刀的那種優美姿態頗像是拿着一把解剖刀。他等了一會兒，在慎選他要說的話，選擇了這個字，拋棄了那個字，然後選定了意義非常精確的字。

「我能開刀。能夠。如果我給你動手術，你會活三個月。」

「如果不開刀呢？」

「你會活得久些，但死時要痛苦些。」

「多活多久？」

「六個月。至多十二個月。」

「這是個冷酷的選擇。」

「你必須自己決定。」

「我知道。」

外科醫生在椅子裏放鬆下來。最壞的已經過去了。他沒有認錯他的病人。他是聰明的、苦修的、克己的。這令人驚駭的消息不足以壓倒他，他會使自己適應這不可避免的命運。痛

苦開始時，他會以一種尊嚴戰勝它。他的教會會保證使他免於匱乏，他死時，教會也會禮葬他；如果沒有人為他的死而痛哭失聲，這也算是獨身生活的最後報償，悄悄告別生命，不須為生活的享樂或對未完成的責任而感到遺憾。

布萊斯·麥迪斯的冷靜而無情的聲音直切進他的沉思：「我會仔細想一想你告訴我的這些話。如果我決定不動手術——回去工作，你願寫一份報告書給我那兒的醫生嗎？一份完整的根據診斷所做的預測，也許，開一個藥方？」

「當然，我樂於這樣做，麥迪斯閣下。您在羅馬工作，是罷？不幸我卻不會寫意大利文。」

布萊斯·麥迪斯冷淡地微笑一下。

「我會自己翻譯。那會是個很有趣的練習。」

「閣下，我真佩服您的勇氣。我不把這種勇氣歸於天主教的信仰，或任何宗教信仰，但我想您在這種時刻發現宗教是一種極大的安慰。」

「醫生，我希望我能，」麥迪斯簡單地說，「但我做神父太久了，也許不會希望得到這種安慰了。」

現在他在公園中，在陽光下，坐在一條凳子上，空氣裏盡是春的氣息，未來是短暫的空

虛的期望，漸漸流入永恒中。在做學生的時候，有一次他聽到一位老神父講拉匝祿起死回生的故事：耶穌站在封起的墓前，命它開啓，屍臭味散發在夏季的靜而乾燥的空氣中；拉匝祿應召走出，穿着裹屍布蹣跚地走出來，站在陽光裏雲眼睛。那時他的感覺如何？佈道的老人問聽衆。重返活人的世界，他付出甚麼代價？他以後成了殘廢，因此覺得玫瑰有腐臭氣味，女孩子是踉蹌而行的骷髏嗎？還是覺得樣樣東西都非常新奇，心裏充滿對人的憐憫與愛？

很多年來，這沉思給麥迪斯莫大的興趣。他曾一度想以它爲題材寫本小說。現在，最後他得到了答案。人類最可愛的東西莫過於生命；最可貴的東西莫過於時間，最使人獲有信心的莫過於觸到大地與青草，感到流動的空氣，嗅到新開的花香，聽到人語聲，車馬聲，鳴禽的歌聲。

這是使他煩惱的事。二十年來他是位神父，立誓堅信生活不過是不完美的瞬息即逝的東西，世界只是造物主的蒼白的象徵，永生的靈魂在人的泥軀內敲擊着，要擺脫開它，重返天主的懷抱。現在他的靈魂就要獲得自由了，釋放的日子在望了，他爲甚麼不能接受這種釋放呢？——如果不能很高興地迎接它，至少也該有信心啊。

他對不久前所棄絕的東西又有何依戀？女人？孩子？家庭？活在世上的人沒有一個是屬於他的。財產？財產也少得可憐——「天使門 (Porta Angelica)」附近的一座小屋，幾件

裝飾品，一屋子書，從聖禮部領的爲數不多的薪金，他母親留給他的一筆年金。這些都不足以誘使他從偉大的啓示之門往後看。事業？也許是因爲事業——聖禮部的參議，部長馬洛特樞機主教（Eugenio Cardinal Marotta）的助理。這是個具有影響力的職位，是個受重視的地位，能坐於教宗身旁的職位，能看到一個偉大的神權政治的複雜而微妙的工作。過着單純舒適的生活。有充分的時間讀書，在不違反政策和審慎的範圍內自由活動。也許是由於這些……但這還不是全部——對於一個希望得到他所宣揚的「同天主完美結合」的人而言，這不足以構成誘惑。

也許這是最重要的部分。他從未渴望獲得甚麼。他所需要的東西都有了，他永遠不需要任何額外的東西。他接受教會的訓練，教會給了他安全，舒適，和發展才能的工作範圍。他比大多數的人得到了更多滿足——如果他從未要求享受幸福快樂，那是因爲他從來沒有過不幸與痛苦。直到現在……直到坐在陽光中的這淒涼的剎那，這初春，布萊斯·麥迪斯的生命中最後一個春天。

最後的春天，最後的夏天。殘餘生命的一端被咀嚼，被吸乾，像一根甘蔗，之後被丟到垃圾堆上。這是痛苦，失敗與幻滅的苦味。他做了甚麼有價值的功績，能讓他帶着去受最後審判呢？他有甚麼功績遺留世上，能流芳百世呢？

他沒有做過一個孩子的父親，沒有種過一棵樹，沒有為蓋房子或修紀念碑而搬過一塊石頭。他不會發過怒，也不會捐助慈善事業。他的工作會在梵蒂岡的檔案室中漸漸枯朽。他的職務也許有卓越的成績，但那是聖禮部的，不是他個人的。窮人得到麵包不會感激他，病人得到鼓舞不會感激他，罪人獲得拯救也不會感激他。要求於他的事，他都做了，但他死時却兩手空空，一個月內他的名字便在世紀的荒漠中成為被吹揚的塵土了。

他突然感到一陣恐懼。全身滲出冷汗。他的手開始抖，一群在凳子旁邊拍球的孩子從這個形容枯槁面色蒼灰的神父身旁跑過，他正淚眼模糊地遙望着池中陽光閃閃的水。

周身冷顫漸漸恢復。恐懼消失，他又甯靜下來。他恢復了理智，開始思索如何利用剩餘的一絲生命。

他在羅馬生病，意大利醫生們做了初步的推測性的診斷後，他本能地決定回倫敦去。如果他必須被醫生們判死刑，他希望那死亡判決書是由自己的語言寫的。如果他的生命非縮短不可，他願在英國的溫暖空氣中度餘年，在丘原上散步，在樺樹林中徘徊，諦聽藏於古老教堂陰影中的夜鶯唱悲歌，在那裏，死神會更友善些，熟稔些，因為英國人以幾世紀的時間教他文雅有禮。

在意大利，死是嚴苛的，戲劇化的——像大歌劇的收場般，有哀泣的合唱團，搖擺着的

羽毛飾物，怪狀的黑板車慢慢經過塗灰泥的主教公館，到皮薩天主教堂附近的大理石砌的墓拱。在英國，死是比較甯靜的——葬禮在一個諾爾曼式教堂中靜靜地審慎地舉行，墳墓挖在刈過的草地中，在被風雨剝蝕得不辨龍蛇的碑石間，奠酒就在墓地對面有橡木棟樑的酒館中倒出來。

這也只是一種幻想，一種傷感的妄想，沒有任何武器可以戰勝腸內的陰險的敵人。他不能逃躲宅，正如他不能逃開他的一個信念——就是做爲一位神父，也和做爲一個人一樣，他失敗了。

怎麼辦？屈服於解剖刀？剪短煩惱痛苦的時間，剪短恐懼和孤獨？這不是另一個新的失敗嗎？一種道德家可以默認但良心永不能寬恕的自殺？他已經有許多要結算的債了，這最後一筆會使他完全破產。

同去工作？在羅馬聖禮部的有深彫格的天花板下，坐在那張舊桌子上。翻開那些對摺本的大書，裏面是成千的書記抄寫的早已作古的有希望列入聖品者的歷史，功績，作品等。仔細檢查它們，批評它們，分析並加註。懷疑他們的美德，懷疑他們所做出的奇蹟。在新的抄本上加上新註釋。目的何在？另一個能得到列品光榮的人被拒絕，因爲他的功績不夠英勇，不夠聰明。或者半世紀甚至兩世紀後，一位新的教宗可能在聖伯多祿大殿宣布：教曆上又添

了一位新聖人的姓名。

那些死者還關懷他如何寫他們嗎？他們還關心是否能允許一個新的畫像的頭上畫有光輪嗎？還關心是否分發幾百萬小聖像，正面畫有他們的肖像，背面列舉他們的善行嗎？他們會向他們的感歎的傳記作者微笑，或是向官方的誹謗者皺眉嗎？他們早已死去，早受過審判，正如他必定要死，不久必定要受審判一樣。其他的都是附加的東西，是附錄，是可以省去的。新的崇敬，新的膜拜，新的彌撒，根本不會觸及他們。布萊斯·麥迪斯，一個神父，哲學家，聖教法典專家，對他們的記錄可以研究十二個月或十二年，但不會給他們加添一分幸運，也不會加添一釐苦痛。

這是他的工作，他必須做下去，因為這工作擺在他的手邊——他太疲倦，病得太厲害，已不能另起爐灶重建新的事業了。他要每天做彌撒，在聖禮部做每天派定的工作，偶爾在英國教堂中佈道，聽休息的同僚的懺悔，每天晚上回到「天使門」附近的小屋，讀一會兒書，做祈禱，然後在那不安的夜晚掙扎地等待痛苦的黎明。要苦捱十二個月。那時他就死了。有一個星期，他們在彌撒中提到他的名字……「我們的兄弟布萊斯·麥迪斯」；之後，在一般人的記憶中，他就加入那些被遺忘者的行列了，連名字也不會被提及了……「所有那些忠實的死者。」